

2019秋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2021-01-06 10:31:03

交流小结 本科至今，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出国交流的一个学期大概是我最近最丰富的一段时光，不仅是学业上的，更是生活、理想和友情。我始终记得在大二第一学期的时候，鉴于男朋友在美国读博士，为了能够跟他地理意义上近一点，我便报名了大三第一学期去加州大学系统的交换项目（UCEAP）。加州大学体系有9个分校可供选择，在看完每个学校的官方视频之后，一下子就被戴维斯分校所吸引，戴维斯是一个countryside college town，我喜欢这所学校的自然环境，以及该校宣传片对我引发的对自然、生活、学习的共鸣——爱自然，并愿意通过学习探索她、融入她、保护她——我想这是学校的理念，也是我的世界观。这种强烈的价值趋同性让我报了这所学校的志愿，也如愿以偿地去了该校交流。

一、学习 在复旦我是药学专业的，隶属上海医学院，转专业不能转出医学院，当年高考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政策，以一个较高的分数进了药学院，然后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天天跟小鼠或者兔子打交道，而对药学中偏基础学科（物理、化学及生物的原理）的部分较为感兴趣，但基于转专业限制，我只能留在药学。作为医学的一个分支，药学的专业课很多，而且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加上院系建在张江校区，离邯郸校区较远，我根本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修更多的基础学科的课程。而这次去UC Davis交流的机会，抛去了专业的限制，我选择了化学系，修读了我一直很想修读的量子力学导论、热力学基础、遗传学与基因表达的课程，选修了德语课和网球课，并且还联系了Prof. Kristie Koski加入了其凝聚态化学方向的实验室。回国之后，很多人都来问我美国本科教学跟我国的有什么不一样，而我只就读过UC Davis和复旦大学，无法做出什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本科教学的评论，但我可以讲讲我在这局限的时空里我的见识与思考。九年义务教育一定会涉及关于“遗传学之父”孟德尔种豌豆的故事，他发现有些豌豆是黄的、有些是绿的、有些圆皮、有些皱皮，然后就一颗一颗地数，探究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提出了大名鼎鼎的“等位基因”的概念，并建立了遗传学大厦的基础。对大多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这不是一个陌生的故事，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反反复复地学。但是在UCD的课堂上，Prof. Dan Kliebenstein提出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问题：为什么孟德尔是用黄色绿色或者圆皮皱皮这种作为变量，而不是用高度或者大小？这是一个小学生都会提出的问题，但是却被我们大多数的教科书所忽视，关于这个问题教授给出的见解是：因为孟德尔需要选取discontinuous variables（不连续变量）。或许在我国的其他学校也会有老师提这样的问题，或者在美国的别的地方就没有这个样子的遗传学课，但至少我是幸运的。正是这种看似显而易见但是却蕴含着道理的问题，真的很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发现。在UCD的课堂上，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举手提问，很惊讶地是大家也都十分积极地在问问题，小到16个人的小班教学到200个人的大班课堂，每节课都有学生很积极地举手提问，毫不遮掩，也无晦涩，所有的问题都很响亮，很直接，甚至很多都很“傻”，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老师的耐心解答，也没有任何负面的情绪。在这样的氛围里，我也很积极地融入到课程当中，跟大家一起讨论问题。的确，一开始的时候语言是一个障碍，但是转念一想，问出那么“傻”的问题的学生都不难为情，我问出有趣的问题只是有点语法错误又算什么。环境是很会影响一个人的，回到复旦之后，我又开始了默默无闻的课堂生活。关于考试，在UCD老师会给出往年的样题，然后考试就会很有针对性，而且题目不是很难，老师给分很好，除非不复习，不然在考试中的成绩都不会差。但是UCD的给分不止是看考试的，平时作业和表现也占了很大的比重，很多时候你可能会觉得题目都不难反反复复的做很浪费时间，但是这就是你倾尽心血的表现。我美国的室友跟我讲，他们在高中的时候，甚至会被要求做很多无意义的劳动或者功课，所有人都知道这除了浪费时间以外没有用处，但是这些任务的设定就是让你花时间花精力，只要你做了，那么课程的存在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二、实验室 作为一个药学背景的学生，Prof. Koski是得足够open才会欢迎我加入她的实验室做课题，而对于我而言，也得足够胆大才能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进了一个连语言沟通都有障碍的实验室做一个没有任何知识背景的课题，但是我对于Davis印象最深的就是这段实验经历，这段经历让我更加了解自己的潜力，也让我对于学科对于专业对于未来的路有了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和心境。所有的“第一次”都是兴奋又慌张的。我的课题是“硫化锗的合成及零价金属原子的湿法插层”，一切都是从零开始文献阅读和实验操作，但是在友善的实验室同学的帮助下，在耐心的老师的指导下，我这个课题进展地还是挺顺利的，而且学到了真的很多很多知识，更重要的是，我发现了自己的兴趣点，并且决定未来研究生做凝聚态材料的表面性质方面的研究。正是对于这个实验的一见钟情，也让我更好的认识了我自己，我想这个比知识本身更加重要。现在回了复旦，我也找了化学系做类似课题的老师在其实验室做毕业设计，增长知识的同时，我也发现了研究的快乐。很感谢Prof. Koski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接触自己从来没有机会接触过的东西，并且喜欢上它。

三、友情 这一部分我想谈谈Carolina, Ruth, Jin和我的两个美国的housemates。在Orientation当天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跟Carolina聊了起来，她很耐心地听我讲着我那蹩脚的英语，我也借此机会正好练练口语，这口语练着练着就交到了我在美国最好的朋友。她是一个墨西哥裔美国人，本科学的是建筑，现在在UCD读教育学的研究生，可能也有她教育学专业的原因，她十分耐心且循循善诱。刚进校园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在中文的英语都太过学术，根本就不能生活。我就把她约出来，指着力所能及的一切问她英语怎么说，不管是踩在脚下的井盖(grate)，进出建筑物看到的无障碍设施(accessible accommodation)，还是上课坐着的那个转转椅(swivel chair)，是她带我重新认识了这些物品。她教我东西的时候我会感到无比的安心和自在，我一直觉得她选择读教育学是孩子们的幸福。关于识别物品，我还要感谢我两个的美国室友，热心地解决我们生活上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从厨房到卫生间，很热心的跟我介绍所有utilities的英文名字，这对于我之后的超市和网购生活可真的是大有裨益。还耐心地跟我讲在数学、物理和化学里面对于各种符号的表示方法和名称，对于之后上课扫除了很大的障碍。Carolina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新教徒，并且serve in a church at Davis, IGSM是该教会的一个附属club，虽然我不是新教徒，但是我在IGSM依然是十分受欢迎，也没有任何传教性质的讲座，这让我对宗教有了不一样的看法。Carolina带我认识了她的好朋友，我还参加了很多他们的活动：每周五有一个小聚会，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平常还会约自习约飞盘（美国那边挺喜欢一种运动叫做frisbee）。在IGSM，我也认识了Ruth, Jin等人，到现在每周我们还有联系，科技改变生活，是网络拉近了我们彼此。很开心能够认识她们，她们给我支持鼓励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这样的一群朋友可以一起学习一起聊天一起说说生活的喜怒哀乐真的是让我在美国的那一段时间里没有只身一人的孤单与落寞，很感谢他们带给我的温暖和爱。附一张最后的她们在我离别的时候送给我的礼物（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不禁动容）：

四、旅游 跟复旦的同行者也是我的housemate——李子璇——的美国之旅：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Davis-Sacramento-Chicago-Baltimore-Washington DC-Philadelphia-New York-Houston-Las Vegas-San Francisco，一路上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很多，但是还是一直一起起居一起旅游，大概她理解我的直性子，我也知道她的强迫症，于是磕磕绊绊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们依然很开心。从美国回国后到今天，我觉得我们是有历史意义的一期交换，因为新冠疫情，我们这一期交流之后的春季和秋季的交换都被迫改成线上的或者暂停，也不知何时才能重新恢复这个交流活动。我感到幸运的同时，也为我们之后的同学感到小遗憾，毕竟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这么切实地去体验美国的本科教育，这段经历足够丰富、新颖、有趣，也能够让你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学习又是为了什么，可以让你收获友情，甚至爱情，可以让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更清楚的认知，而这一切大都超出了书本，它需要亲身体验，更需要你有一颗丰富且开放的心灵去容纳和拥抱它。我想就是这次交流带给我的收获和感悟吧。